

金剛經合為十卷

第十

佛祖綱目

四十之  
四十一

C40  
4514  
(131)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寄贈  
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田健次郎氏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於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墜恒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佛祖綱目卷第四十

霜字號

甲子

宋理宗景定五年元

乙丑

宋度宗咸

乙亥

宋恭

宗德

丙子

宋端宗景

戊寅

宋帝昀祥

庚辰

宋世

元千

乙未

成宗元

丁酉

改大

戊申

武宗至

壬子

宋仁

七年

甲寅

延

辛酉

英宗至

癸亥

元英宗至

治三年止

子如珏禪師住徑山

如珏婺州人叅癡鈍嘗呈偈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

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

景定甲子詔住徑山

卯至溫禪師入寂

萬松法嗣  
曹洞宗



初劉秉忠以沙門野服從世祖於藩邸密謀帷幄定計社稷薦至溫於世祖世祖登極忠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賜第奉先坊錫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各路僧尼忠齋居蔬食終日澹然溫亦銳意衛法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每歲官賜金帛修寺之外世味泊如憲宗末年納印辭職至元丁卯五月示疾西向右脇而逝異香三日茶毘心舌牙不壞衆庶培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

已祖欽禪師住仰山

無準範法嗣  
臨濟十七世

祖欽住仰山示衆佛法下衰無甚此時全仗後生晚

進發大勇猛負大志願赤手扶持隻肩擔荷莫孤負佛祖建立垂慈法乳之恩莫孤負國王外護匡扶水土之恩莫孤負父母師長養育剃度之恩莫孤負自己出家行脚之志虛消信施虛度光陰時不待人轉眼便是來生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莫待臨渴掘井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欲落未落貪生怖死手脚忙亂一似落湯螃蜞到那時縱欲回光返照辦此道以破生死遲了也何不趁如今身強力健打教徹去佛法二字難遭難遇打箇翻身墮異類中去便不聞佛法了也須是發大勇猛二注直前提起

撰述

金剛寶劍向他佛祖頭上坐佛祖頭上臥始得

庚午  
原妙通嗣書

原妙在龍鬚一日因同宿枕头墮地忽然大悟遂通祖欽嗣法書曰昔年敗闕親曾剖露師前今日重疑不免從頭拈出某十五出家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遂請益斷橋和尚令叅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意分兩路心不歸一看看擔閣一年有餘每日只如箇迷路人相似那時因被三年限逼正在煩惱中忽見台州淨兄說雪巖和尚常問你做工夫何不  
去一轉於是欣然懷香詣北礪塔請益方問訊插香

被一頓痛棒打出卽閉却門一路垂淚回至僧堂次日粥罷復上始得親近卽問已前做處某一一供吐當下便蒙勦除日前所積之病却令看箇無字從頭開發做工夫一遍又令每日上來一轉如人行路日日要見工程因見說得有序後竟不問做處一入門便問阿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以痛拳打出每日但只恁麼問恁麼打正被逼拶有些涯際值老和尚赴南明請臨行囑云我去入院了却令人來取你後竟絕消息卽與常州澤兄結伴同往至俗親處整頓行裝不期俗親念某等年幼不曾涉途行李度



牒總被收却只得挑包上徑山二日半歸堂忽於次月十六夜夢中忽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自此疑情頓發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至第六日隨衆閣上諷經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末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友覆元來是這漢日前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直得覓飛騰喪絕後再甦何啻放下百二十斤擔子乃是辛酉三月廿二少林忌日也其年恰廿四歲滿三年限便欲造南明求決那堪逼夏諸鄉人亦不容直至解夏方到南明納一場敗闕室中雖則累蒙煨煉明得公案亦不受人瞞及乎開口心下又

覺得渾了於日用中尚不得自繇如欠人債相似正欲在彼終身侍奉不料同行澤兄有他山之行遽違座下至乙丑年老和尚在道場掛牌時又得依附隨侍赴天寧中間因被詰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又問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到這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和尚囑云從今不要你學佛學法窮古窮今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雖信得及柰資質遲鈍轉見難明遂坐龍鬚自誓拚



一生做箇癡漢定要見這一着子明曰經及五年  
一日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  
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網羅中跳出追憶日前所疑佛  
祖誥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  
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  
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如上所供竝  
是詣實伏望尊慈特垂詳覽

癸酉持定叅祖欽禪師

持定泰和王氏子幼絕葷茹清苦剛立有塵外志而  
世緣奪之年三十一剪髮聞別傳之旨叅祖欽欽示

衆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日夜一念無間眼不交眨  
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做箇屎杓定默有所辨欽令  
爲衆持淨癸酉六月日衆患痢委身事之未幾定亦  
有疾疾革醫謂不可乃取一觸桶就屏處危坐其上  
漿飲禁絕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第七日夜將  
半忽覺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徧界如雪於明月下堂  
堂一身乾坤包不得久之如聞擊木聲驚醒徧體汗  
流疾亦愈踴躍自慶旦詣方丈舉似欽欽舉公案詰  
之酬答無滯示偈曰昭昭靈靈是什麼眨得眼來已  
蹉過厠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

戊甲原妙禪師開法雙髻峰

原妙隱龍鬚九載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  
扇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  
梗絕烟火咸謂死矣雪霽宴坐如初有僧名若瓊焚  
祠牒從妙於龍鬚忽染病妙曰病中絕緣正好做工  
夫汝臭皮袋悉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決不相賺瓊  
病亟索浴俯見湯影卽有省喜笑如脫沉痾信宿書  
曰三十六年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豁開放  
出無毛鐵錫妙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豎起筆妙曰  
又喚甚麼作無毛鐵錫瓊擲筆而逝甲戌妙遷武康

雙髻峯

智愚四明人屢住名剎甲戌遷徑山示衆  
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因甚  
透這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鍼鋒頭上翹足

丑虛舟普度禪師住徑山

普度字虛舟江都人史姓出家徧叅至饒州薦福謁  
無所得遷福嚴華藏度亦與之俱一日得問不與萬  
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金香爐下鐵崑崙曰將謂這  
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度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  
明出世金陵半山屢遷名剎至元丁丑被命徑山  
辰庚虛舟普度禪師入寂無得法嗣  
臨濟宗



普慶住徑山值火餘志圖興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至元庚辰四月日入滅 妙高字雲峰長谿人家世業儒母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花心手捧得之覺而生高因名夢池自幼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因請學出世法父母以夢故不忍奪出家受具首叅道冲冲曰此兒語纏纏有序吾宗瑚璉也又叅師範範充器重擬充侍職高嘆曰懷安敗名吾不徧叅諸方不止也遂之育王見廣聞入室掌藏鑰一日聞舉譬如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高劃然有

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曰也只道得一半後出世南興大蘆屢遷至蔣山歷十有三載乙亥寺被兵革軍士有迫高求金者以办擬高高延頸曰欲殺卽殺吾頭非汝礪办石辭色雍容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办而去庚辰詔住徑山 初元世祖卽帝位尊發思入爲國師至元庚午升號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玉印統領諸國釋教爲皇太子說器世界等彰所知論力辭西歸十七年十一月日入寂

辛巳原妙禪師入死關

原妙住雙髻丙子學徒避兵四去妙獨掩關危坐及

按堵啓戶視之則那伽如故於是戶屢彌影應接不暇乃以拄杖橫肩顧左右云大衆會麼柳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已卯春腰包宵遁直造天目西峯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妙樂之有終焉之意未幾募羶之蟻復集辛巳復造巖西石洞管小室如舟扁曰死關上湓下淖風雨飄搖絕給侍屏服用不澡身不薙髮截甕爲鐺併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設三關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其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

以行因甚不守毘尼儻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

癸未祖欽禪師傳法持定

至元戊寅祖欽命持定爲僧付衣偈曰無相福田衣我今付與汝悟明心地後如龍吐甘雨自是隨大僧歸堂脇不沾席者又六年一日聞欽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云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言下疑情蕩盡身如湧高丈許衆退卽請方丈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欽曰試道看曰却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欽敲面前卓子



曰山河大地一塵無這箇是什麼定作掀倒勢欽笑  
曰一彩兩賽及入室問曰親切處道將一句來曰不  
道曰爲什麼不道定拈起手中香合子曰這箇得來  
不直半文錢欽曰多口漢欽巡堂次定以楮被裹身  
而睡欽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卽  
放過汝若道不得趁汝下山定隨口答曰鐵牛無力  
懶耕田帶索和犁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  
處下金鞭欽曰好箇鐵牛也因以爲號

丙戌原妙禪師傳法了義

了義德清湯氏子自幼不茹葷血六歲始能言但從

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巍然志若  
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原妙上堂語曰欲窮  
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義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  
人拔釘去檟爾能與我往見之乎母大驚異乃爲具  
衣裝與之行見妙於死關爲童妙曰汝所持何多爲  
曰以待寒暑曰學佛者不如是義卽刻盡散諸人乃  
令提萬法歸一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妙爲僧舉牛  
過窓櫺話義聞之忽然生疑叅究不倦一日告妙曰  
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璃瓶曰莫作聖解  
他日過鉢孟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卽呈頌曰不問南

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妙痛棒之不覺  
隕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死同學明通捫蘿接  
磴以救之則義已出半山無所苦也乃曰我往江西  
見欽公去也通曰汝孤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義卽  
還山之西禪菴自誓曰我若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  
端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至所期  
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謾我不得也  
因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  
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妙上堂我二十餘年  
布箇縵天網子打鳳羅龍不曾遇着得一鰕一鱗今

日不期有箇鰕頭蟲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  
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什箇什麼舉拂子  
云大地山河一片雪義便奪拂子爲衆舉揚呵厲同  
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元從一皆  
知之妙嘆其俊快一日有僧叅妙妙令見義義曰驀  
直去久叅者愧之幾有命若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  
母爲賣簪珥與義同入武康上栢山結茅以居人皆  
莫測五載還妙曰大有人道你拖泥帶水曰兩眼對  
兩眼遂薙落改其名曰了義亡何分座說法孤峭嚴  
峻機鋒不可觸十方叢林聞義首座之名莫不驚嘆



丁亥友雲宗鑒禪師入寂

妙峯善法嗣  
臨濟十五世

宗鑒住佛頂峰至元丁亥七月忽示疾二十七日集衆囑後事復彈指一聲云只此是別衆語也侍僧請留頌不答至夜漏將二鼓遽索筆書云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沉虛空迸裂遂泊然而寂壽八十原妙入死關祖欽寄竹篋塵拂及綠水青山同一受記法語丁亥冬衆請開堂遂就石室內拈香說法示衆衆禪須具三要第一要有大信根明知此事如靠一座須彌山第二要有大憤志如遇殺父冤讐便欲一刀兩段第三要有大疑情如暗地做了一件極事

正在欲露未露之時十二時中具此三要管取尅日成功 明本號中峯錢塘孫氏子毋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翼日遂生本本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指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警期必得乃已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文殊生不生公案有疑遂志在衆決往天目衆原妙妙孤峭嚴冷未嘗一啓齒而笑獨見本歎然欲爲祝髮本以父命未許妙曰可舉闍夜多尊者出家因緣喻汝父勿自沉溺

未幾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若開解本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丁亥年二十五遂剃染給侍死關

戊子妙高禪師闡明禪宗

妙高住徑山至元戊子春有諍毀禪宗者高聞之嘆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趨京勅集諸徒廷辨上問禪以何爲宗高曰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上問禪之宗裔可歷說歟高曰禪之宗裔始於釋迦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普示大衆惟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迦葉繇是歷

代祖師授受而至菩提達磨達磨望此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航海而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也復詳東土六代五宗淵源上嘉嘆乃宣高進榻前同百法論師仙林賜坐使各持論林曰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既不談一字五千餘卷自何而來高曰一代時教如標月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林曰如何是禪高以手打一圓相林曰何得動手動脚高曰只這一圈尚透不過說甚千經萬論林無語於是禪宗按堵如初 持定得法祖欽戊子遊方至衡陽酃縣過桃源山愛其幽



深乃有棲遯意山舊多頑悍之徒負險而聚及遭兵變遺骸枕藉蛇虎鬼魅縱橫出沒行者畏避定東茅爲廬與二三禪侶居之雨霧晦冥之夕鬼獸圍遶嗥呼定舉迷悟因緣論之群恠遂息鄩人素昧禪學丞相伯顏等相率入山問道從而貴豪屈膝四方禪笠踵至檀信施地建寺榜曰靈雲大唱雪巖之道

丑原妙禪師傳法明本

明本侍原妙戊子受具己丑觀流泉有省卽詣妙求證妙打趺出旣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本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妙曰我但度竹

篋子與他本卽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衆中人無知者於是妙書真讚付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衆徒詣本請益瞿霆發號鶴沙松江人叅原妙妙握竹篋問曰相公爲遊山來爲佛法來曰爲佛法來妙乃擲下竹篋曰會麼曰不會妙曰不入虎穴爭得虎子發施莊田二百七十頃以贍海衆妙曰多易必多難吾力弗克勝堅拒之發乃議建禪刹扁曰大覺正等禪寺

乙未

高峯原妙禪師示寂

雪巖欽法嗣  
臨濟十八世

原妙患胃疾數年乙未十一月大覺寺祖雍師子院

院主明初來省妙竟以後事付囑十二月一日黎明辭衆曰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啓龕七日端然如生塔全身於死關妙爲人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泣及至室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今人負一知半解不能了徹叅徒一詰茫然莫辨邪正句來句去如手搏兒蓋得處鹵莽故也直須大徹親見親證明得

差別智方解勘辨殺活其機用險峻不可湊泊如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剎目未嘗覩信士全從進得所剪髮朝夕供禮舍利纍纍如貫珠天下識與不識皆讚嘆曰高峯古佛

唐明本禪師結菴平江

原妙示寂以大覺屬明本本力辭推祖雍主之本往來三吳間挾袂舒州遊廬阜還建康己亥冬憩閬門西麓見松檜蔚然成林問名於居人則曰此雁蕩也本喜曰永嘉有雁蕩山乃應真諾矩羅示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興耶遂縛草菴三間以居扁曰



棲雲菴自是問道者聯翩而來庚子創精舍一區名其菴曰幻住且曰大覺世尊棄王位臥深雪夜觀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衆生追今沉酣情妄而不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未悟者於是所至結菴一名幻住雲南沙門玄鑑素明教觀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如或未當將易其宗旨俾趨教觀繇是與其徒來謁明本言下忽大悟後方圖歸倡道而歿於中吳鑑之徒畫本像歸四衆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翹勤傾信自是興立禪宗奉本爲第

一祖行端字元叟臨海何氏子幼不茹葷超然有出塵之志得度受具叅藏叟善珍珍問甚處人曰台州珍便喝端展坐具珍又喝端收坐具珍曰放汝三十棒叅堂去端於言下豁然一日珍曰我泉南無僧端曰和尚嚮珍便棒端接住曰莫道無僧好珍頷之卽延入侍司珍入寂端謁祖欽欽問何處來曰兩浙曰因甚語音不同曰合取臭卽癪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端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欽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端曰也不消得欽逝端還浙右庚子出世湖州資福

辛  
及菴禪師傳法清珙

清珙字石屋常熟溫氏子祝髮受具後遊方叅原妙妙問汝爲何來曰欲求大法曰大法豈易求須然指香可也曰珙今日親見和尚大法豈有隱乎妙器之服勤三年忽辭他往妙曰溫有瞎驢淮有及菴宜往見之至建陽見及菴菴問何來曰天目曰有何指示曰萬法歸一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珙拜求指的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珙答不契菴曰這箇亦是死句珙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語詰之珙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

六年猶作這箇見解珙發憤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菴曰珙今日會得活句了也曰作麼生會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菴領之久乃辭去菴送之門囑曰已後與汝同龕

寅  
元長叅明本禪師

元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蕭山董氏子七歲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蹈矩循矔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年十七從諸父曇芳游涉獵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曰此非出世法也復從授經師學法華經至藥王品卽問曰藥王旣然二臂曷爲復現本



身耶師異之薙髮受具走武林習律律師問曰八法  
往來片無乖角何謂也曰何不問第九法乎律師曰  
問律而答以禪真大乘法器也會行丞相府飯僧長  
隨衆入時明本亦在座遙見謂曰汝日用何如曰惟  
念佛耳曰佛今何在長方擬議本厲聲叱之長遂胡  
跪作禮求示法要本授以狗子無佛性話

癸卯持定禪師入寂

雪巖欽法嗣  
臨濟十八世

持定住桃源壬寅冬手書長偈示衆其末曰塵世非  
久日銷月磨桃源一脉三十年後流出一枝無孔笛  
吹起太平歌癸卯正月日恬然坐逝

戊辰清珙禪師卓菴霞霧

清珙既受旨訣登霞霧山卓菴名曰天湖道洽緇素  
戶屢駢臻伏臘所須不求自至凡樵蔬之役皆躬自  
爲之禪暇喜作山居吟珙於此山有終焉之志

丑癸明本禪師傳法元長

元長自明本開示後繼往縛茅靈隱山中雪庭傳召  
掌內記俄棄歸法門隨順世緣始將十載一旦忽喟  
然曰生平氣志克塞乾坤乃今作甕裏醞雞耶復造  
靈隱跣趺危坐脇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鶯聲  
有省亟見本具陳悟因本復斥之長憤然來歸夜將

寂忽鼠翻食猫之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蟬蛻汙濁之中浮游玄間上天下地一時清朗披衣待旦復往質於本本問曰趙州何故云無曰鼠食猫飯曰未也曰飯器破矣曰破後云何曰築碎方甃本乃微笑囑曰汝宜善自護持棲遯巖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長遂隱居天龍之東菴

甲寅祖燈禪師住上雲峰

祖燈字無盡四明王氏子父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舍利見於筆端燈方年幼嘆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耶年十四出家得度受具後叅日溪泳泳命司藏鑰

一日泳陞座燈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師指示泳曰十二時中密密叅究忽然觸着却來再問燈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泳便喝燈遽禮拜泳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燈曰開口卽錯泳領之燈服勤數載復歷叅名德其所印蓋不異泳云燈旣得道思諂晦而護持之遂卓錫天台上雲峯上雲峰光景勝絕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餘卷皈依者日衆因闢地爲巨剎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百年間存罹焚毀惟存斷礎於斜照荒烟中燈傷之周覽故址嘆曰大士詔國師之法嗣



也吾可不遵行遺轍乎延祐甲寅縛草爲菴廬宴坐其間虎狼蛇豕不能加害大同字一雲號別峰上虞王氏子生時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暨聞兒啼聲笑曰兒豈向來浮屠也得度受具會春谷遇講經景德同往依之遇陞寶林召同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滯於心胸以成龕執曷從事思惟修以剋滌之乎同卽出錢塘泰元熙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俄叅明本同將久留本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

張大之母久淹乎此也爲贊清涼像而遣之同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一八不識孰爲禪那而孰爲教乘内外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遇旦告之故遇曰可矣遂命分講襍華玄門延祐初出世蕭山淨土寺

曇噩字無夢慈谿王氏子家世宦族母命從鄉校師游泊長窮覽儒籍徹其義髓已而心有所感彈指嘆曰攻書修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白其母出家凡釋氏契經與台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摩研不知有飢渴寒暑已而復嘆曰教相如海苟執着不回是覓繩自纏爾曷若求明本心乎於是篤意

禪觀久之雪庭傳住靈隱噩往侍左右傳歿行端來補其處端風規嚴峻非宿學莫敢闖其門噩直前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内外如一靡間毫忽一轉至六七語愈明烈端欣然領之延祐初徑山虛谷陵請掌書記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宋宗室年十二卽好寫金剛經與僧語親若眷屬每受明本書必焚香望拜提舉江浙儒學時叩本心要本爲說防情復性之旨後入翰林遣問般若大意本有淨土偈一百八首頫作一百八贊手書授之馮子振號海粟嘗訪道明本本復書曰今古利達之士靡不知

三界是大夢宅苟不曾一回親切警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落夢寐故曰所知障也惟閣下於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未見其於信處能脫畧所知不世間浮光幻影能幾何時向者鄙偈中有披衣終日坐茅堂之句曾蒙閣下許我踐之今日所謂貧人索舊債也胡長孺字汲仲天台人特立獨行留心內典嘗著大同論曰孟子沒一千四百年而周子出周子之傳出於北固壽涯禪師程子朱子皆得之周子朱子後得張欽夫講究此道方覺脫然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割着



病處真可笑也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應宋博學宏詞科隱居吳下坐必南向歲時伏臘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與朝客交游與明本善一日會於孝子梅應發家兩人相對無語本曰所南何不說法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棄所居弗居寓城南萬壽覺報二寺有田盡捨諸刹 孟珙字璞玉號無菴歸安人理宗朝爲制置卒謚忠襄好周易而尤深於佛學進則料敵設奇輪刀上陣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自贊云老拙愛遊戲忙裏放癡憨正當恁麼時無處見無菴臨終偈曰有生必有滅

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

戊午日本印原叅明本禪師

印原字古先日本國人剃髮受具徧歷諸師戶庭咸無證入慨然嘆曰中夏乃佛法淵藪盍往求之乎於是奮然南遊初叅華頂峯先覩覩曰汝之緣不在於斯中峰本公以高峰上足現說法杭之天目山爐鞴正赤遠近學徒無不受其煅煉此真汝導師也汝宜急行原卽蓬藁而出往見本本一見遽命給侍左右原屢呈見解本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原退涕淚悲泣至於飲食皆廢本憐其誠懇乃謂之曰此心

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彌勒傾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事也原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晝無夜未嘗暫捨積之之久一旦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白無際急趨丈室告本曰原以撞入銀山鐵壁去也曰旣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爲原超然領解便辭去本囑曰善自護持原復徧謁諸方咸以叢林師子兒稱之

未晦機元熙禪師入寂

初觀法嗣  
臨濟十六世

元熙字晦機豫章唐氏子世爲儒家熙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齡旣登第熙年十九出家游方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熙謂財足喪志卽善辭母不持一錢以行聞物初觀闡化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默大驚以告觀觀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爲偈以囑焉楊璉真伽總統釋教因招熙與俱朝京師熙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天祥起兵死獨母在堂熙奉之以孝聞丙申



出世百丈遷淨慈七載遷徑山閱三月杖策歸南屏江西學者相率迎歸仰山已未閏八月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者作偈示衆擲筆化去壽八十二

庚申永寧禪師住廣德實相寺

永寧字一源通州人俗姓朱世爲宦族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卽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所樂聞人舉佛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火食乃使出家於利和利和州之望刹宋有肇禪師說法度人前一夕寺衆同夢迎肇次日而寧至薙染受具蓬萊出游浙河西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

入穹窿山謁克翁紹俾掌藏久之至毘陵約明極泉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昏睡則戴沙運甕懸版坐空如是者五年泉曰藏主見解且至宜往叅人遂至太湖叅無用寬寬門庭嚴峻寧方入戶厲聲叱出寧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何處人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曰不著燴道曰請和尚道寬便喝寧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日聞寬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堂寬便打然知寧頓悟令造偈拈趙州寧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

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刺寬略然一笑復舉證道偈  
問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  
速道寧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敵面當機不是不是  
寬振威一喝寧曰喝作麼曰東瓜山前吞匾擔捉住  
清風剥了皮寧不覺通身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  
方知和尚用處曰閉著口自是侍香三年且以斷崖  
所贊已像親署一花書授曰汝緣在浙逢龍卽住遇  
池便居寧遂還浙庚申至廣德縛茆於大洞中洞左  
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寧爲起廢重新之  
王戊明本禪師命惟則分座

惟則號天如吉安譚姓子密傳明本心印至治壬戌  
本命則分座說法衆駭且疑及則提唱龍象警服  
行端自中天竺遷住靈隱壬戌詔主徑山

癸亥永寧禪師住龍池

至治癸亥宜興龍池請永寧建立禪居寧以名符懸  
記欣然赴之作室數十間命之曰禹門興化菴

○中峯明本禪師入寂

高峯妙法嗣  
臨濟十九世

明本住天目癸亥春自叙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  
蓋已有去世意又曰幻菴向秋決作離散計朝死夕  
化骨便送歸三塔若停龕祭奠諷經入祠做忌一切



佛事不許徇世禮也復條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慎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至八月遺誠門人其畧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去汝喚甚麼作佛法任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千七百則陳爛葛藤百氏諸子從頭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達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問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轉不相應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拶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底妄念惟具大信根叩已躬下真聚實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當知衆生結

習濃厚無汝奈何處汝若無力處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旬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越十日示疾有來省者謂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墻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或強之服藥本曰青天白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十三日手書寫偈遺別外護及法屬故舊十四蚤作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停龕三日身體溫軟顏貌不少變塔全身於望江石壽六十一本所至悉成寶坊而一衲一单未嘗寓目遊淮坂井汲艱遠終身不復頰浴聞說人過俯首

撰述

不答凡傳記語涉詆毀掩卷不顧上自王公大人下逮屠販廝養暴悍之徒一以真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異視海內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尚

佛祖綱目卷第四十終

華亭居士王元瑞施刻此

佛祖綱目第四十卷計字九千八百箇

男之梅刻

沙門衷白封

會稽馬存預書

崇禎壬申季冬

佛祖綱目卷第四十一 金字號

甲子

元泰定元年

起

戊辰

又天曆元年

庚午

文宗至順元年

癸酉

順帝統元

乙亥

重紀至元年

辛巳

改至

戊申

皇明帝洪武元年

高祖

癸

亥

明洪武十六年止

甲子行端禪師傳法梵琦

梵琦字楚石小字曇曜象山朱氏子父杲有隱德母張事佛惟謹夢日墮懷而生琦襁褓中有神僧摩頂謂其父曰此佛日也他日必當振佛法照曜昏衢父因字以曇曜四歲祖母口授論語輒能成誦或問書中所好者何語卽應曰君子喻於義七歲能書大字



詩書過目不忘遠近稱爲奇童九歲棄俗雜染十六  
受具二十本師命琦爲侍者尋典藏鑰一日閱楞嚴  
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  
昏恍然有省自是閱内外典籍宛如宿習然於佛祖  
向上一着終有滯礙游方至徑山叅行端問如何是  
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端遽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  
道速道琦擬進語端震威一喝琦乃錯愕而退群疑  
塞胸如填巨石會元英宗詔善書者赴京金書大藏  
經琦在選中辭端至燕泰定元年春正月十一日五  
更睡起聞綵樓上鼓鳴豁然大悟汗下如雨拊几笑

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述偈曰崇天門外鼓  
騰騰鷲剎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片雪却是黃河  
六月水是歲東歸再叅端於徑山端迎笑曰且喜汝  
大事了畢復云妙喜大法盡在於汝

乙 水盛禪師隱居南巢

水盛字竺源饒州范氏子生時祥光照室及成童以  
嬉戲爲佛事年十七依羅山僧常常使從儒者學盛  
每習禪定且鍼指出血書金剛經常呵之盛曰學儒  
可敵生死耶曰汝黃口小兒姑注意於儒他時入道  
未晚也盛弗答已而叅月庭忠於蔣山時孤舟濟爲

第一座以皖山誨蒙山者誨之盛撫几曰吾已見二老矣乃端坐一室舉四肢百骸及山河大地咸攝入一念後三四日見色聞聲漸撼搖不動盛自信法決可證因取所携書帙火焚之且發願曰吾此生不能作佛當入無間獄也旁觀者吐舌俄過匡廬止東林復奮曰今夕必就蒲茵上死爾卽正襟趺坐加精進力夜參半至極切孤危之際捐命一躍不覺如出荆棘叢中所履之地忽爾平沉返觀自身澄澄湛湛惟有一念不忘在盛猶以墮於斷滅益進修弗懈泊歸羅山方全體頓現叅以諸祖契證坦然明白自謂開

悟及掌藏鑰於東林偶閱妙喜明心見性非桑門事之語又復致疑不能釋或謂曰法離唇吻道絕言詮子何太滯也於是胸中蕩焉若洗然不敢謂已至越五載重謁濟濟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墮熊耳後隻履西歸果神通耶抑法如是也曰此形神俱妙而已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盛復往無爲叅無能教舉濟語教曰爲汝弗解故也盛忽大悟盡脫去玄妙知解歷觀從前所見如通宵一夢夢時非無及至覺後絕無所得矣教撫其背曰爾後當大弘吾宗盛辭歸浮梁薦福海印請盛分座說法



久之隱居南巢巢民柳氏割山地建蘭若以獻地當五峯之下舊有龍潭五所聞盛至悉乘風雷徙去崇裕字約之毘陵陳氏子母夢龍眉異僧乘肩輿直叩寢門呼曰吾將假館於斯遂有娠裕既生資識超群童上十六解通儒家言然體素羸弱十日九疾每覩佛菩薩像輒胡跪瞻禮依戀不忍舍父母以其應夢命從壽昌院曉爲沙彌院有大梨木三十年不發花及裕來花開滿枝結實大如拳曉知爲祥徵度爲大僧俄登雙徑謁行端閣二年未有所證入復走天目見了義又三年復走中天竺叅大訢一造戶庭如

膠漆相入卽決以超脫生死大事訢爲舉臨濟無位真人話且詰之曰爾還知否裕不覺下拜訢曰爾何所見而作禮耶曰拜者非是他人曰從門入者豈家珍耶曰和尚慎毋欺人也訢首肯者久之

丙寅了義禪師開法師子正宗禪寺

高峯示寂了義深自韜晦或遊禪林頽然居下坂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宿衲莫不驚嘆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凜如氷雪所至四衆歸重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義若不聞亦未嘗受請立僧至治三年明本歿泰定

撰述

御前經目卷四十一

三年義方勉狗衆請學徒奔奏示衆曰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甦如寒灰發焰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先師會下多年每被大棒打徹骨髓無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觸着痛處不覺淚流豈似汝等咬着些子苦味便掉頭不顧殊不知苦味能除百病大凡工夫若到省力時如順水流舟只要稍公牢牢把柁纔有絲毫異念生管取喪身失命若到純一處不可起一念精進心不可起一念懈怠心不可起一念求悟心不可起一念得失心纔有念生卽被一切邪魔入你心腑使你顛狂胡說

亂道永作魔家眷屬佛也難救你戒之戒之 懷信

字孛中奉化姜氏子母夢大星墜室中有光如火亟取吞之遂有孕及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妄舉動惟見沙門至必躍然親近年十五離俗已而祝髮受具習三觀十乘之旨嘆曰教相繁多浩如烟海苟欲窮之是誠算沙徒自困耳卽棄去渡浙西徧叩名叢林勿契不勝憤悱華藏竺西坦遷主天童信隨質所疑坦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信群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信信擬曰俊哉師子兒也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之職坦歿雲



外岫來繼其席命信司藏鑰泰定丙寅出世明州觀音寺策勵徒衆視分陰若尺璧惟恐其失之無愠字恕中別號空室道人臨海陳氏子七歲入鄉校凡所讀書不煩再授年未冠白父母願歸沙門遂往徑山依行端雍染受具繼見一元靈扣擊法門細大事已而復還徑山端命居擇木寮聲譽日著

丁卯元長禪師開法伏龍山

元長隱居天龍中天竺大斂力薦起之江浙行省丞相亦遣使迫長出世皆不聽泰定四年諸名山爭相勸請長度不爲時所容乃杖錫至烏傷伏龍山卓錫

巖際誓曰山若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長遂依大樹以居初山有禪寺號聖壽其廢已久當長入山時鄉民咸夢有異僧來遂相率以訪見長宴坐不動爭持食飲以獻邑大姓爲構精廬尋建大伽藍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莫不奔走膜拜咨決心要嘗作警世偈曰百年只是暫時間莫把光陰當等閒努力修行成佛易今生蹉過出頭難無常忽到教誰替有債元來用自還若要經閻老案直須參透祖師關

戊辰慧照禪師出世樂清明慶

慧照字大千永嘉麻氏子童年便欲入道聞人誦習  
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剃染受具誓窻大不思議事  
首謁晦機熙不契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  
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往謁東嶼海海曰東奔西走  
將欲何爲曰特來叅禮爾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  
於何地措足耶照抵掌於几而退海知其夙有所悟  
尋復召至反覆勘辯始印可之遂留執侍左右然照  
以爲心法旣通不閱修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人  
天之聽乃主藏室於萬壽寺及海遷淨慈舉照分座  
戊辰出世樂清明慶示衆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

縛禪看教未免皆爲境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  
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耳

水盛禪師住西湖妙果

水盛隱居南巢天曆二年起住西湖妙果示衆凡剃  
髮染衣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如應以正悟之鏡靈  
靈自照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  
觸之不散方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懷信住明州觀  
音天曆己巳遷補恒洛迦山自持一鉢丐食吳楚間  
姑蘇產奇石信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三層載歸東  
海俾信心者禮焉大訢住天竺元文宗以潛邸之



舊建龍翔集慶寺已巳召訢授大中大夫開山住持

庚午宋濂居士叅元長禪師

宋濂字景濂號無相居士金華人生時母夢異僧手寫華嚴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覺已濂卽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六歲日記二千餘言九歲能詩入青蘿盡閱鄭氏所著書數萬卷聞伏龍元長吐言如奔雷欲屈之特往謁相與詰難數千言不荅而退復上長書長答曰前日承一宿山中今日有書來報無明讀一過不覺失笑笑箇什麼笑景濂坐井觀天又如貧兒拾得錫說與人要做銀

子賣只是自不識貨教別人不識貨則不可何以故景濂每嘗在塵勞聲色境界中輒得爛骨地熟了思量計較文字語言弄聰明業識多了乍聞吾輩說一箇放下可以做寂靜工夫透脫生死得此事入手暫時起一念厭離心退步靜坐回頭乃見無思量無語言處便錯認作法身喻如玲瓏八面窓喻如須彌山言說不得這箇只是暫時岐路如何便罵得佛贊得祖贊得無明耶贊罵憎愛心不除但增長我見我見未忘目前只見別人過失不知自家過失要成辦透脫生死大事難矣景濂果欲辦這件事只向無思量

無言語處仔細推窮不用說向人驀忽命根斷偷心  
絕絕後更甦欺君不得却來求印可亦不遲濂得書  
越二年又往見長長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曰  
然曰君耳聞乎抑目觀也曰亦目觀耳曰使目之能  
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慧曇  
字覺原天台楊氏子母夢明月自天而墮取吞之遂  
有娠及生容貌疑如長不與群童狎每入塔廟輒對  
法王瞻禮父母察其志俾出家受具已而學律習教  
忽拊髀嘆曰毘尼之嚴科目之煩固我佛祖方便示  
人若欲截斷衆流一超直入非禪波羅密曷能致之

時大訢住中天竺曇往謁備陳求道之切訢斥曰從  
外入者卽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曇退凝神  
獨坐一室久未有所入訢一日舉百丈野狐話曇大  
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訢曰  
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曇展兩手曰不直一文錢訢  
領之乃命侍香龍翔時掌藏鑰庚午訢如燕都見文  
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曇獨神氣恬然  
訢嘆曰真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鐘成訢  
曰非福慧雙全者莫先鳴鐘卽令曇擊之

辛未世愚禪師住烏石



世愚號傑峯西安余氏子母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而生愚自幼好禮佛塔出家受具晝夜奉香燈惟謹用鍼出指端血書金剛經忽抵几嘆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亦屬有爲絕如夢幻不可控搏盡學無爲以明心宗乎於是出謁古崖純石門剛涕淚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師欣然語之愚佩受其言兀坐如枯株復嘆曰年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聞見未克無以啓發知解乎渡江而西見諸善知識下語不契遂止南屏三年不踰戶限聞止巖成倡道大慈亟往謁焉成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愚聞而

愈疑仍還南屏諸緣盡捨惟一念歷然一日坐至夜分聞鄰僧咏證道歌云不除妄想不求真豁然如釋重負喜曰佛法元在目前祇爲太近故人自遠之耳卽操觚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之句走見成備陳悟繇成喝曰何處見神見鬼曰今日捉了賊也曰賊在何處愚便喝成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舉將一句來曰徧界明明不覆藏成豎起竹篋愚便掀倒禪床成曰你欲來將虎鬚耶愚作禮成連打三下囑曰善自護持遂執侍三年又還南屏尋入大慈爲首座至順辛未還西安時烏石山有福

慧古剎愚獨結廬以居蛇虎縱橫了無怖意影不出  
山者一十六載 清珙卓菴霞霧山自謂終隱計至  
順辛未當湖新創福源寺廣教聞珙名敦請爲第二  
代住持珙堅臥不起或勸之曰夫沙門者當以弘法  
爲重任閑居獨善何足言哉於是幡然而起

壬申紹大禪師出世烏龍山

紹大吳氏子世居桐江故因以爲號自幼不樂處塵  
埃中稍長祝髮受具私自計曰化龍之魚肯於蹄涔  
求生乎卽日杖策上雙徑謁大辨陵陵一見便大喜  
授以單傳心印相與詰難者久之大退復自計曰如

來大法天地所不能覆載其止如斯而已乎遽辭去  
徧叅諸尊宿宿尊宿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大復慨然  
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陵陵俾給侍  
左右大益奮勵脇不沾席者數載遂得自在無畏法  
未幾掌藏鑰於淨慈尋以心法旣明而世出世智不  
可不竟手翻貝葉寒暑俱忘每夜敷席於地映像前  
長明燈讀之三閱大藏教又旁及儒家言及老氏諸  
書至順壬申出世嚴州烏龍山景德禪寺

癸酉可傳叅元長禪師

可傳舊名李羅帖木兒後改今名字無授高昌人生



有異徵年十五薙染杖錫南游徧叅閩浙諸尊宿得法於元長長示偈曰祖道昭昭在目前絲毫已隔路三千自家桶底一翻脫肯信西來別有傳

甲戌斷崖了義禪師入寂

高峯妙法嗣臨濟十九世

了義住正宗禪寺元統元年歲除日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云明朝是年朝至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義曰你走馬也趁我不及翼午跣跌而化壽七十二臘四十九藏全身於師子巖之

後送者數千人初明本示寂會塋齋次義笑謂眾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果十二年 永寧住

龍池庚午出世李山禪寺甫三年退歸龍池甲戌總管府請主常之天寧萬壽寧漠若無聞或激曰大法火冷灰寒師乃欲自暇自逸耶寧爲之蹶然而起

○無見先覩禪師入寂

斷橋倫法嗣臨濟十八世

先覩字無見仙居葉氏子住華頂峯四十年聞其風者不遠數千里叅問元統二年五月望日遺書謝朋舊作偈趺坐入滅火焚舍利成五采白乳如注

乙亥梵琦禪師主杭州報國

初梵琦出世海鹽福臻戊辰遷本縣天寧乙亥主杭州報國示衆曰旣稱長老出世爲人喻如金錚刮眼膜非是小事若傷鋒犯手未免破睛危乎險哉聞不容髮豈可恣矇袋掉三寸舌脫空謾人你看他夾山初住京口寺已有發明到垂手處不無滲漏後往華亭見船子始大徹所以道叅禪須是悟始得悟了須是見人始得若不見人只成得箇杜撰禪和說拍盲禪到處教壞人家男女去也第一本領要端正履踐要明白院子大小正當置之度外臨濟下風穴首山又何嘗聚三百五百衆來至今道行天下所謂山不

在高有仙則名也又曰如今兄弟喫着佛祖飯不去理會本分事爭持文言俗句高聲大語畧無忌憚全不識羞有般底不去蒲團上究明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冷地裏學客春指望求福懺除業障與道太遠在又曰凝心歛念攝事歸空念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亾底外道冤不散底死人又有的妄認能嗔能喜能見能聞認得明白了便是一生叅學事畢且問你無常到時燒作一堆灰這能嗔能喜能見能聞的什麼處去也恁麼叅的是藥未銀禪此銀非真一煨便流因問你尋常叅箇什麼答云有教



我叅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教我只如此會今日方知不是就和尚請箇話頭我道古人公案有什麼不是汝眼本正因師故邪累請不已向道去叅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打破漆桶却來山僧手裏喫棒

子丙元長禪師傳法德然

德然字唯菴松江人初叅清珙中謁元長遂傳其道長示法語曰德然上人你叅我老石屋和尚指示道但於十二時中放下全身坐斷主人公不起第二念可謂的的從祖佛相傳不可傳不可授不可說底意旨矣只如你全身放得下麼一箇臭皮袋子飢時要

粥飯喫不喫則肚飢過不得如何全身放下一法如是萬法亦然自己如是衆人亦然佛祖聖賢如是凡夫亦然一切衆生亦然正放下時身在甚麼處放不下時你又在甚麼處放得下不曾放下放不下何用放下人境俱空凡聖俱泯又何處現釋迦老子與石屋和尚又向何處叅父母未生前面目又向何處求無明法語又向何處入彌勒樓閣會得赤肉團上有箇無位真人能分許多位次眼須觀色不爲色所迷耳須聽聲不爲聲所惑世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求底是心見

聞覺知是心佛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一拳打碎  
虛空骨森羅萬象眼睛開鼻孔何妨高突兀

丑大訥禪師傳法懷渭

懷渭字清遠號竹菴南陽魏氏子生時有靈芝產於  
庭槐占者云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  
文不待師授知解日勝時渭舅氏大訥住持龍翔集  
慶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爲  
東南都會四方名縉紳無不翕聚與訥游渭因得與  
聞反覆叅求其學於是大進形諸篇翰精明自然老  
於文學者爭歆慕曰此文中虎也渭恚曰公等謂吾

專攻是葉耶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  
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訥警  
勵諸徒衆未有對渭直前肆言訥振威叱之渭氣不  
少沮如是詰難至於再三訥笑曰汝可入吾室矣

卯曇噩禪師住瑞龍

至元乙卯曇噩出世慶元保聖遷國清已卯瑞龍院  
欲易住持爲禪剎請噩開山噩每戒諸徒曰吾與爾  
儔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  
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以達於旦

辰可授禪師出世大雄山



可授字無旨號休菴臨海李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乎蒿葭年十二出家十九得度受具已而嘆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爾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耶徧叅諸尊宿不狎久之叅普覺明於靈隱明松源五葉孫其門庭嚴峻未易叩擊授直入無畏問答之頃疑情盡釋明欣然印可之尋還石門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安聖寺一香供明云

辛巳紹大禪師主金華廣福

紹大住烏龍山至正元年遷主金華山廣福禪寺四方學子翕集座下一時法會號爲極盛

○元叟行端禪師入寂

藏叟珍法嗣臨濟十六世

行端住徑山至正元年八月四日端坐而逝年八十八窆全身於寂照塔院端平頂古貌眼光爍人頷下數髯磔立凜然如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自爲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窓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若樞要疊疊不絕未幾騰空而去及將示滅所剪爪髮留瘞化城菴逮啓視之舍利纍纍然生矣

壬午准則禪師住菩提正宗寺

明本示寂諸名山屢請惟則主席則堅却不去隱居華亭城北距城二里許至元辛巳客吳門幻住至正壬午門人相與築室於姑蘇城中師子林號菩提正宗寺奉則居焉示衆曰山僧從幼聞有宗門下事也學坐禪惜乎不遇惡辣鉗鎚未免也被一知半解所障又被一種速求開悟底心梗礙胸次自不知是病及到天目依附幻住老和尚每每見他道老幻一生叅禪不曾開悟心中竊有所疑後來方知老和尚具大人相不險不怪不矜不誇他平生不肯自說悟錄得處而又嚴約叅徒潛行密用者意在使今時未得

謂得未證謂證妄稱知識誑諱間閭之徒知所羞媿知所畏懼此政是切救今時墮邪之病以爲後學掠虛之戒者也宗師爲人處局面時時新至此老又是一番變局豈常情所能測哉山僧雖是依附多年要且一法無所得非但一法無所得更且和我從前所學所解底一時打失了以是之故自知恩大難酬因而索性放下山邊水邊做一箇萎萎隨隨無出豁漢但是此老平生諱忌底約束底不敢輕易動著如是者二十三年矣今此現前一會禪德但當信取自家有箇活脫無依底活潑潑地無所滯礙雖無形狀無



處所而能通貫十方徧入諸法一切神通三昧變現自在不少一絲毫六道神光晝夜未嘗間歇不用安排不用揀擇直下體取便是一念相應便是要得一念相應但放下世間出世間事休歇世間出世間心不得嫌事礙心不得將心避事你但一切時一切處於心無心於事無事自然左右逢原所以道直下便是天寬地平要用便用一切現成豈不省力豈不慶快平生 松隱名茂字實菴奉化鄭氏子幼常中夜跌坐母惡之推其使仆輒達旦不瞑年十六剃染受具主僧使司米鹽細務茂嘆曰離家爲求道耳苟羈

縶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耶乃潛行至江西見南澗泉泉命入室一夕聞巖泉冷冷微有覺觸遽往白泉泉曰此間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乃橫川嫡嗣子當往依之茂卽發謁古林林曰爾來欲何爲茂曰生死事大特來求出離耳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本何緣入此革囊耶茂擬對林以杖擊之茂遂悟自是機辨峻絕至正壬午出世明州瑞雲山 智及字以中吳縣人俗姓顧初生時靈夢發祥祝髮受具往聽賢首家講法界觀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臆法縱獲天雨寶

華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大訢訢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見及文彩彰露交相延譽及有同袍訢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并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燭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及舌噤不能答卽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於是登雙徑謁行端自列其所證甚悉端勘辯之及隨機叅會不間一髮未幾命侍左右俄遷藏室及取教典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若決江河壬午出世昌國隆教 輔良字用貞號介菴范文正公十世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佛書輒

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相士謂父母曰是兒骨骼清聳緊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里多阿蘭若良日與群童遨遊其間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曰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叅叩道要卒爲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遂俾薙落受具卽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牆面可乎去習天台教白雲寺杓公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笑隱訢公見主龍翔其道大被東南盡往依焉



良卽往叅訪問答之際棒喝交馳一剎那間凡情頓喪久之遂契心法至正壬午出世嘉興聖壽

癸未永寧禪師退歸龍池

永寧住天寧癸未退歸龍池 慧日號東溟天台賈

氏子出家依子庭訓習天台教觀訓嘆曰投九下峻坂不足踰其迅疾也北峰之道其藉以大昌乎日一旦假寐有上下兩天竺之夢未幾出世吳山遷住下天竺至正三年又遷上天竺

甲申智度禪師還福林

智度號白雲處州吳氏子年十五慨然有出塵之趣

欲就浮屠學父母不許度不火食者累日乃使出家薙髮受具深習禪定每趺坐達旦不寐如是者四三春秋已而嘆曰六合之大如此頽然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徧歷諸山不契復還郡之白雲山築福林院以爲憇息之所日取楞嚴圓覺二經疏鈔而熟讀之已復嘆曰拘泥文字中如油入麵了無出期德山所謂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者信不誣也盍去之乎又出遊浙西見靈石芝上天目叅斷崖義時無見先覩說法華頂峰度復往拜之問西來密意未審何如覩曰待娑羅峰點頭却與汝言度以手搔曳欲

答觀遽喝度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  
落立秋前觀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度曰此非殘羹  
剩飯而何觀頷之服勤數載將辭還觀囑曰昔南嶽  
十五歲出家受大鑒記荊後得馬祖授以心法鍼芥  
相投豈在多言耶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真正見解著  
於行履方爲報佛深恩耳度佩服弗敢忘至正四年  
還福林與毒種臺成山欽互相策勵如恐失之 大  
訢住龍翔凡十有四年至正四年五月日遷寂  
乙酉懷信禪師主天童

懷信住補陀壬午升主中天竺乙酉遷天童

戊戌世愚禪師主石溪

世愚住烏石聲名籍甚至正六年遷主廣德石溪興  
龍禪寺嚮化之盛不下烏石時

丁亥竺源水盛禪師入寂

無能教法嗣  
臨濟世二

水盛住西湖妙果未幾返南巢故隱嚮慕者愈衆至  
正丁亥夏四月日黎明召四衆戒飭之且云世尊有  
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侍僧捧紙求偈盛  
訶曰何以偈爲強之乃引紙膝上書已端坐而逝初  
盛預建堊塔於諸峰之下是夜有光如匹練自天際  
下燭交相通貫未幾散布五峰之頂復合於塔中彌



三夕乃止居民凡數十里聚觀駭異之 祖銘字古  
畀四明應氏子幼不茹葷稍長通左氏書尤嗜釋典  
剝染受具出游諸方莫有契者時行端在靈隱銘往  
從焉一日入室叩黃龍見慈明因緣端詰曰只如趙  
州云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且道  
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曰一對無孔鐵鎚曰黃龍直  
下悟去又且如何曰也是病眼見空花曰是不是  
銘擬進語端便喝銘當下廓然出世隆教遷寶陀遷  
中天竺至正七年遷徑山上堂舉大愚芝示衆大家  
相聚喫葷葷若喚作一葷葷入地獄如箭乃云宗師

爲人如蠱毒家置毒飲食之中飲人未嘗不欲斷其  
命根雖然是冤對者能有幾人 可授初住大雄山  
遷隆恩又遷白巖丁亥遷主龍華一座十三春秋凡  
四坐道場皆不出乎台境諸方爭欲聘致授皆不從  
作休菴於西塢日修念佛三昧法門且曰此正禪定  
之功也惡可强分同異哉 元長佳伏龍宋濂每寄  
書論道至正七年長復答書曰士林中來者無不盛  
談左右乃間氣所生文章學問絕出爲浙東群儒之  
冠且尤深於內典欣羨無已承叙自幼讀佛書領其  
要旨出入有無空假中中至於中且不有有無何在

三復斯言此今之士夫執有執無離邊離中分彼此  
儒釋之異如左右儒釋一貫者能有幾人人言爲不  
虛矣張無盡云余因學佛然後知儒古德云居無爲  
界中而不斷滅有爲之法居有爲界中而不分別無  
爲之相暗合道妙不易不易審如是則有爲底便是  
無爲底左右已百了千當何處更有身心之慮未祛  
事物之來未息又何處更有真實工夫可做而後出  
離有爲了生死大事耶左右與山野交二十年會或  
劇談別或寄語未有如此書之至誠也人天之際唯  
誠朋友之道亦誠而已只如左右未動念未操觚拂

紙未陳一言及寫在紙上了是有爲是無爲是生是  
死是生死法是出生死法這些子直是誚詖故孔子  
謂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底說話莫道子路不  
知落處盡大地人都不知落處豈不見黃山谷訪死  
心死心云聞公會禪諸方皆印可是否答云不敢死  
心云我有一問問公公試答看彼此燒作一堆灰在  
甚處相見山谷茫然後叅晦堂示吾無隱乎爾一言  
聞桂花香打破漆桶鼻孔撩天大丈夫欲成辦箇事  
自有箇般時節山谷雖是一塊精金須入死心晦堂  
作家爐鞴惡辣鉗鎚始得這一隊漢若到無明門下



更須一一勘過何也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山野如是杜撰左右以爲如何

戊子寶金禪師至燕京

寶金號壁峯姓石氏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胄父通甫人號爲長者母張亦嗜善弗倦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囑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生金白光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六歲出家薙落受具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已而撫髀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花繽紛金蓮

湧現尚未能出離生死況區區者耶卽更永入禪林時如海真樹正法幢於晉雲山中亟往見之真示以道要金大起疑情二三年間寢食爲廢偶携筐隨真擷蔬於園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真曰爾入定耶金曰然曰汝何所見金曰有所悟爾曰汝第言之金舉筐示真真非之金寘筐於地拱手而立真又非之金屬聲一喝真奮前搥其胸使速言金築真胸仆之真猶未之許笑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金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叅諸方憇蛾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栢啖之

脇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  
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跌坐大樹下溪  
水橫逸人意金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金燕  
坐如平時惟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  
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  
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求證於真友覆相辨詰  
甚力至於拽傾禪榻而出真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  
之至期真於地上畫一圓相金以袖拂去真復畫一  
圓相金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真再畫如前金又增  
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真視之不語復畫如前金於

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真乃總畫三十圓相  
金一一具答真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  
年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  
人無用和尚有云座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  
爾耶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蓋真之師云  
先是金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  
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金謂曰此五臺山  
秘魔巖也爾前身修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  
寤遂遊五臺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赤足徐  
行一黑鰲隨其後金問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



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不見或謂文  
殊化身云金乃就山建靈鷲菴四方聞之不遠千里  
日負餽糧來獻金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  
人至正戊子冬元順帝召至燕都慰勞甚至天竺僧  
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爲三百歲金往與叩擊  
空瞪眎不答及出空嘆曰此真有道者也冬夕大雪  
有紅光自金室中起上接霄漢帝驚嘆

世愚禪師還烏石山

世愚住廣德凡三年烏石之衆念愚久去鄉里力迎  
其還愚嘗示五臺善王曰假饒文殊放金色光與

汝摩頂師子被你騎來觀音現千手眼鸚哥被你捉  
得皆是逐色隨聲於你自己有何利益要明已躬大  
事透脫生死牢關先須截斷一切聖凡虛妄見解十  
二時中迴光返照但看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箇  
甚麼切莫向外邊尋討設有一毫佛法神通聖解如  
粟米粒大皆爲自欺總是謗佛謗法直須叅到脫體  
無依纖毫不立處着得隻眼便見青州布衫鎮州蘿  
蔔皆是自家所用之物更不必別求神通聖解也  
懷信住天童己丑冬十月遷住金陵龍翔或謂龍翔  
初政稍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信笑而不答

庚寅 守貴禪師住天龍

守貴字無用號水菴浦江甄氏子其家業耕樵每使之行饁田間貴志弗樂乃同鄉童子從師傳讀書年十八剃染二十游方至龍華叅元長長授以向上一着貴冥叅默究恍若有契隣院天龍有大道平者挽長主之丁卯春正月笑隱言長行業於行宣政院將俾出世住大禪坊長竟遁逃不見使者夜渡清江走伏龍山貴與之俱山有廢刹曰聖壽長爲一新之命貴領其徒貴嘗往叅斷崖義梁山寬反覆叩答不異見長時乃太息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吾今而後

無疑矣戊子夏退居嘉興建菴爲佚老計庚寅秋七月十日夢大道平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貴大驚急拏舟往視之平果已告寂自是復住天龍 守貴住天龍通嗣書於元長長答書畧曰無用旣爲一方主人便與前來獨居時不同何以故古之叅禪辦道之士或獨居或處衆單單以生死兩箇事爲急務如救頭然打破漆桶之後日夕磨礪身心一如蕩然無纖毫過患久久不可掩其光明自然敗露不得已被人撥在座子上坐地以其得處穩密用處諦當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可與人作箇樣子故有住持之說



夫住持者住於不可住之地持其不可持之法利濟一切傳之無窮豈小根劣器之所能真世出世間大力量大丈夫大善知識所以有眼者見有耳者聞猶國之有君家之有父君聖而臣賢父慈而子孝衆人以一人爲之主一人以衆人爲之賓賓主歷然風行草偃不言而治蓋本於斯况頂顙具大眼目辨龍蛇別虎兇啓大鑪韞運大錡鎚鎔凡聖烹佛祖向千箇萬箇中點一箇出來作靈山正傳爲少林種草如燈照燈如水與水故有法嗣之說豈有今之紛紛者以勢利相傾人我相勝詐僞相欺狼戾相奪甚至詞訟

相加毒害相殺往往白衣面前搖尾乞憐欽面活閻羅王手中乞命如斯之輩似粟如麻作地獄業名地獄查喚作住持得麼喚作法嗣得麼苦哉屈哉百丈臨濟一宗掃地盡矣

辛卯明德禪師住松江東禪

明德號孤峰明州朱氏子父與補陀僧玠公交玠聞雞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爲雞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童幼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藏主慧明訶曰童子不知誦詩讀書癡坐將焉求德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明奇之挾至

鄞縣金鷲院俾給洒掃之役時年十二越五載得度  
受具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於天  
童坦曰汝從何方來曰金鷲來曰金鷲山高多少曰  
不見其頂坦斥之德益自策勵以必證爲期坦一日  
升座舉世尊拈花公案德於衆中聞之忽若有解遽  
造偈呈坦坦領之德猶弗自是也復如淨慈見晦機  
熙熙見德至問曰什麼人恁麼來德曰胡張三黑李  
四又問從朝至暮着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德又曰胡  
張三黑李四熙拈棒欲打德拂袖竟出抵雙林見明  
極俊會日本迎俊爲國師德送至海濱而竺田霖亦

自雪竇至見德氣貌不凡延歸山中居第一座霖上  
堂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諄諄誘掖德不覺慶快群  
疑頓釋因以偈呈霖霖嘆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  
是邀仲方倫結菴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  
足不踰戶限名稱日聞行宣政院請住松江東禪寺  
明叟昌至伏龍叅元長長憫其求道懇切示偈曰  
峰頂高寒雪未開上人忍凍爲何來齊腰不用庭前  
立待得天晴煖自回昌遵行忽然有省長印可之

王辰  
蘭室馨禪師住清隱

蘭室馨得法元長至正壬辰與同袍古道猷遊方至



金華清隱初城西三里所有郡人劉主簿嶠隱居於此嶠字子淵事親極孝家雖貧力學聚徒以養非道義錙銖不取風節行義爲邦人所稱後一百七十年而馨猷至遂於此地建立叢林卽名之曰清隱德然嘗謁清珙告之曰子去我而求憇息之所其必松江之華亭乎華亭民富而趨善富則樂於施與趨善則可化以吾佛之道其必有以處子矣書松隱二字授之以行至華亭郭滙之陽忽憶懸記遂結茅而居其中創建功成取石屋所書名之曰松隱清珙隱居天湖至正壬辰七月日示微疾越二日中夜與

衆訣其徒請曰和尚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着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茶毘舍利五色璨然不知其數壽八十一臘五十四時蔚字萬峰樂清金氏子母夢沙門入其寢覺而生適有光燭室母懼欲弗舉其姑育之襁褓中見僧輒笑作合掌態出家受具衆止巖成成曰因甚叅禪人不悟真性逐日區區打關過了或三五成群說長老如何或三五成群說叢林好醜一向不在已躬下做工夫若要了悟上乘切要真叅實學就示以南泉三不是公案令叅蔚乃別

入明州達蓬山究竟成語至忘寢食一日寺主舉似  
瀉山踢倒淨瓶話觸發疑情不覺因地一聲卽說偈  
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  
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華頂訪無見覩覩問從  
何處來曰杭州來曰曾見何人曰止巖和尚曰有何  
指示曰南泉三不是曰我這裏南泉三不是卽不問  
如何是萬法歸一曰從生至死皆無一曰如何是一  
歸何處蔚近前叉手曰不審又問如何是道曰道無  
可道曰不道有不道箇甚麼曰正要和尚疑着曰疑  
着卽錯曰不疑亦錯覩便喝蔚亦喝覩又喝蔚亦喝

拂袖而行覩曰你雖悟得真性年紀小在未可印證  
你且居山十年二十年我自令人來取你時年二十  
六復返達蓬獨處者十年忽聞止巖圓寂遂往掃塔  
偶宿靈隱一僧舉元長頌有兩輪日月如梳過一合  
乾坤似磨忙寄語諸方叅學者莫教蹉過好時光之  
句蔚聞便同本僧直造伏龍見長長問將甚麼與老  
僧相見蔚豎拳頭曰這裏與和尚相見曰死了燒了  
向何處安身立命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  
映潭曰莫要請益受戒麼蔚卽掩耳而出一日佛誕  
長上堂今日有三種好事一者世尊降誕二者天道



晴明三者有大施主設齋若向此三種好事上識得老僧舌頭落處日消萬兩黃金蔚從西過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中天天中天釋迦彌勒誰後先長曰大師子吼過了也還有小師子麼又一日上堂舉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蔚出衆震聲一喝拂袖而行長示偈曰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峯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未幾蔚還達蓬復移嵩山閱九載長手書招致分座尋返嵩山壬辰卓錫蘇州鄧蔚山創建道場號曰聖恩叅學者雲集上堂大丈夫漢向威音王以前空劫那畔擔負得行何

處有許多周折豈不見臨濟在黃檗會下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問話三遭痛棒後至大愚被他一拶豁然大悟便道黃檗元來佛法無多子大愚云你適問有過無過便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有多少速道濟於大愚助下捱三拳到這裏一點子也瞞他不得自後顯大機發大用開鑿人天眼目發揚佛祖宗猷機鋒如石火電光相似實難近傍凡見學人入門便喝大眾如臨濟會下兩堂首座齊下一喝且道那喝是主那喝是賓這裏見得徹去便見臨濟老人立地處便見自己及大地衆生立地處懷藏智鑑鑑在機先顯

撰述

發大用用超格外以至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無不知之如今叢林叅學高士至死不明此事病在何爲堪嗟學人妄自執法爲病以病攻病致使佛性愈求愈遠轉急轉遲伶俐漢迴光返照直下知非藥病兩忘眼睛突出爍破山河大地耀開百億須彌全卷全舒全殺全活捉敗德山門戶看破臨濟家風是則是要見德山即易要見嵩山即難何故須知死句中有活句活句中有死句死句中有死句活句中有活句會麼善財到此無行路有在渠儂彈指間

癸巳  
自緣禪師結菴古寺

自緣號會堂臨海陳氏子母感奇夢而生緣氣骨不凡脩然有出塵之趣每入寺見像變梵筴必胡跪合爪父謂母曰是子如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耶乃命出家薙髮受具趺坐一室日以縛禪爲事已而還台叅日溪泳泳一見輒喜命侍左右泳遷淨慈緣從其行咨決心要豁然契悟久之復還台省父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緣皇皇急走夜行三里許乃逢逆旅主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雨緣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建菴廬以延旦過者有如日里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緣往還視喜曰是



足以遂吾志矣白於主僧假其西偏薰除蕪穢具床  
几設衾褥罔不整潔縣東桃源橋上故有圓通閣緣  
遷至其處建華嚴閣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土十  
六觀相令覽者觀相興行啓發極樂正因

中輔良禪師住天童

輔良出世嘉興聖壽凡十三年至正甲午遷天童

乙慧照禪師住寶陀

至正乙未慧照遷住寶陀先是寺以構訟而廢照謂  
訟興在辨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無與較且曰我  
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群品我爲佛子可不遵其

教耶衆服其化 普仁字德隱蘭溪趙氏子祝髮受  
具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了然義以  
大辨之子不振臨濟宗風仁往造焉入室問答機鋒  
奮觸電掣霆奔義命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  
刹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其所悟無不改容禮之雙  
徑南楚說請陞座說法說化古鼎來補其處益推敬  
仁且謂相見之晚仁猶不敢自足亟走四明見月江  
印雲外岫相與辨詰無虛日徵以宗門機緣大而沙  
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乙未出世金華淨土寺

丙慧照禪師住阿育

慧照住寶陀一日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  
僧作禮問之神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  
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照住是山照憫大法陵夷孳  
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來學一曰山中  
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二曰虛空無向背何  
緣有南北東西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毘富  
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時未有契其機者○慧曇  
初出世牛頭山遷廣慧又遷保寧丙申王師定建  
業曇謁上於轅門上見曇氣貌異常嘆曰此福  
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歲曇化食

以給其衆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曇懼寺  
田蕪廢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者所剪伐  
曇又陳奏上封一劍授曇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  
蓋鬱然云○元潯字天鏡號樸隱會稽倪氏子容貌  
魁偉襟懷煦然如春世間機穽押闔之術不識爲何  
物祝髮受具巍然有遠志從天岸講天台止觀復往  
雙徑叅行端潯入門端厲聲一喝潯若聞雷霆聲赭  
縛盡脫遽稽首作禮端曰汝果何所見耶復問答四  
三轉皆愜端意端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命  
歸侍司尋掌書記時年二十七丙申出世會稽長慶



陞天衣萬壽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

西力金禪師住瑞光

力金號白菴吳郡姚氏子母夢一龐眉僧直趨房闥  
麾斥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妊既生芬香滿庭年臨  
五六方顙圓額白晢如玉琢見者無不憐愛七歲讀  
書過目成誦或見佛像輒五體投地一日請於母曰  
兒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  
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累  
請不已遂令出家祝髮受具精研教乘忽喟然嘆曰  
名相之學畧諳之矣盍棄諸緣而往躋覺路乎遂更

衣入虎林謁古鼎銘於雙徑銘示以德山見龍潭語  
金奮迅踴躍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俾掌記室未幾  
分座說法至正丁酉出世蘇州瑞光寺

○千巖元長禪師入寂

中峯本法嗣  
臨濟二十世

至正丁酉六月日元長示微疾索浴更衣會衆書偈  
云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遂投筆  
而逝 良亮遍叅諸方久未能證入往叅元長長見  
亮誠慙可與進修時加警策之已而命司藏鑰使日  
閱三藏玄文久之陞居第一座嘗示偈曰無明佛法  
無多子一味砒霜藥殺人待汝棺材墮得眼却教劍

亦上翻身一日謂亮曰如如真性迥出根塵祥光發現照燭乾坤非有絕念之深功不能超出生死而入常寂之場子盍縛茅於重山密林而究明之乎亮躍然卽日下山丁酉春行至龍游縣北有山曰寶蓋遂駐錫焉三四年便成伽藍名曰實際禪居善繼字絕宗諸暨樓氏子母夢神人授白芙蓉而生始能言見母舉佛號合爪和之稍長讀春秋喟然嘆曰春秋乃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疇依此身不實有如芭蕉縱因書而致高官峻爵寧得幾何時耶遂祝髮受具習天台教觀復往天竺從湛堂澄澄曰法輪

之轉他日將有望於斯子乎出世三主伽藍俄謝事東歸嚴修淨業丁酉七月日集衆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焉托乎吾將歸矣遂索筆書偈而化茶毘齒舌不壞舍利纍纍然滿地○懷信住龍翔當大明兵下金陵僧徒俱散去信獨結跏宴坐執兵者滿前無不擲杖而拜上嘗幸寺聽信說法嘉信純慤特改龍翔爲大天界寺寺之逋糧在民間者遣官爲徵之丁酉八月日晨興索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求偈不已信握



筆書曰平生爲人戾氣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  
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茶毘舍利如菽如麻五  
色燦爛雖烟所及處亦纍纍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  
外信生平進修極勤自壯至耄默誦法華經一部無  
一日闕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將終前一日  
上統兵駐江陰當晝而寢夢信服褐色禪袍來見  
上問曰師何爲乎來也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 上  
還聞信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悅 詔出內府帑帛  
助其喪事舉龕之夕 上親致奠送出都門外

戊戌 古禹祖銘禪師往生淨土

元史端法嗣  
臨濟十七世

祖銘住徑山元日祝釐江浙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  
康里見之加敬又康里奉銘所贊觀音像於紫薇閣  
是夕瑞光煜然延至郡城雲居時詣銘叩宗門玄旨  
一日看經次問長老何不看經銘曰尋行數墨爲看  
經耶里無語銘翻經曰老僧看經去也里以手掩經  
曰請爲說破銘曰伊尹周公是阿誰做至正戊戌將  
遷寂致書囑里外護正月日語門人曰觀世音蓮臺  
至矣遂索筆書偈曰生死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  
搖籃繩斷擲筆而逝 輔良主天童閱四春秋移中  
天竺時海內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剎皆化於

烈焰靈隱古稱絕勝覺場涼烟白草淒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爲之慨嘆丞相康里選良居之旣至葺茅爲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嘗曰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叅學之士多有因其言而悟入者 紹大住金華山凡十有八年戊戌移住義烏雲黃山寶林禪寺 楊允真字無識金華人縣東五十五里許有一土阜延袤數里餘曰羅

漢山先是宋元豐間里之善士鄭克允與其弟克明於其地冶鐵鑄阿羅漢像五百十八尊山因是得名二百餘年後允真居於山側與其室人王氏本淨同往伏龍山謁蘭室馨受大乘三聚淨戒以縛禪事一夕夢有異僧若來自西域者告曰汝宜於羅漢山建永寧菴以修學禪定覺而異之乃卽其地構佛廬真手植青松蔚乎成林而門樓亦具

必才法師往生淨土

必才字大用臨海屈氏子年十二習天台教觀祝髮受具游虎林謁湛堂澄時玉岡潤來居第一座才執



經入室足不踰戶限者十年潤嘆曰是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烏能致此哉出世海鹽當湖至正癸未陞演福已亥三月日召弟子曰我生緣將盡卽焚香向西而坐厲聲稱西方佛號晝夜六時聲無暫輟翼日又曰爾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稔三昧現前吾其行矣卽具浴更衣遺書以別相知者復作辭世偈一首及昇龕就火五色神光自龕中發火已舌如紅蓮齒牙如珂貝舍利如菽者滿地萬衆競取灰燼一時俱盡後至者穴地尺餘亦得之 梵琦主嘉興本覺丁酉遷本郡天寧已亥築室海鹽天寧西偏以

居自號西齋老人一意淨業嘗見大蓮花充滿世界彌陀在中衆聖圍繞作懷淨土詩勸同袍之士及同社之人凡有心者悉令念佛 允若字季蘅姓相里氏出家受具從佛海澄與天岸濟我菴無玉庭罕皆有重望人稱爲佛海會中四天王住天竺退居雲門會天下大亂干戈紛擾若與之遇脇以白刃若不爲屈因遇害白乳溢出兵退闌維獲舍利無算

真崇裕禪師住圓通

崇裕受大訢心印留侍左右十餘年中丞張起巖問訢曰選佛場中僧伽如此衆多其有弗悖般若者乎

曰戒律精嚴言行不相背馳惟崇裕一人自受度以來脇不沾席者三十載矣巖深加獎嘆未幾出世太平光孝一日令圻人填壁壁中隆然如有物函挾之獲悉達多太子像乃佛牙所刻成裕召工傳以黃金金迸裂舍利從中涌出雕小香殿奉之遐邇施者日新月盛尋遷九江圓通宋初有神僧緣德將示寂累青石爲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卽吾再來暨圓機旻來鎮法席塔果紅色旻臨終復懸記有三百年後大興佛事之識裕入院時衆僧夢旻至其塔燁然有光者彌月識者謂自旻至裕正逾三百之數善學號

古庭生馬氏出家受具投華嚴諸師而窮其說久未有所入時實覺簡講經曹溪學從之簡謂門人曰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爾曹能如其賢吾宗庶幾復振乎自是名稱勃然出世崑山薦福越二年棄去還東林專修白業謂同志曰吾觀慈雲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悔諸文皆出華嚴吾欲藉是生安養耳

辛丑竺遠正源禪師入寂

虛谷陵法嗣  
臨濟世

正源字竺遠歐陽修之後裔居南康母夢梵僧入室而生受具行脚見虛谷陵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源曰焦石可破層氷曰破後如何曰探索乃知曰所



知者何事源擬對陵舉杖擊之悚然默喻出世佳觀  
音興聖道場靈隱徑山五巨刹嘗勸人念佛曰石鞏  
張弓三平駕箭遠公徑捷勸修行一句彌陀無別念  
至正辛丑預告日期六月日書偈而化塔全身於徑  
山弟子分瘞爪髮舍利叢叢然生 守貴住天龍辛  
丑八月日作偈一首寄別丞相達識帖穆爾明日趣  
浴索筆書頌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  
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化貴平生戒行甚峻  
嘗落一齒其左右櫝藏之中生舍利五色燁然日見  
增長 智及自隆教轉普慈又遷淨慈辛丑秋遷徑

山風動四方考德者愈

癸卯永寧禪師住慈慧

庚子永寧領善權募萬人爲萬善同歸會二晝夜及  
瘞兵後枯骨至無萬數壬寅復退歸龍池癸卯廣德  
大旱寧爲結壇誦呪梵唄未終大雨如瀉衆於是强  
寧住麻蕪山慈慧禪菴

甲辰松隱茂禪師入寂

茂住清涼十五年退隱東堂影不出山甲辰八月日  
示微疾左右請偈茂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  
爲明日召諸比丘言別卽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

額枕之而逝經七日容顏明潤捫其頂猶溫火化獲舍利如珠璣者頗衆壽八十五臘七十 初智度隱楞伽甲辰移住龍泉普慈

乙明德禪師住淨慈

明德住松江東禪再遷集慶保寧一住十五夏三遷湖之道場乙巳丞相康里請居淨慈

丁允清禪師建法海精舍

允清字有源金華王氏子出家叅元長脇不沾席者十年一旦入室機鋒相撐觸莫窮涯際長欣然頷之乃囑其出游閩浙淮間以求印可清見諸師了不異

長時退隱故山文彩自露尋出世子湖遷玉山丁未飛錫蘭溪龍巖樂其風氣襲藏乃嘆曰如此靈壤可不開般若之場乎遂卽南洲建法海精舍 懷渭得法大訢訢瀕没呼渭曰吾據師位者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惟汝與宗泐爾汝其懋哉訢歿渭出世寶相遷報國又遷道場雖當兵燹相仍之際爲法求人無少退轉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渭瞋目訶曰浮屠烏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渭引頸就劍兵嘆息而去 慧曇住蔣山丁酉遷天界吳元年 大內新成 詔曇引千



二百衆披閱大藏曇陞座說法 上親帥群臣幸臨  
瞻聽曇法音洪暢妙契 皇情出內帑帛以施遠邇  
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凡祖庭規矩曇備行  
之觀者喑喑曰三代禮樂無以加焉初僧堂寮庫有  
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 上命相國李善長出之  
且 御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智度  
住普慈乙巳移茅山遷武峰丁未復隱岑樓

戊申洪武元年開善世院

慧曇住天界戊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特授曇演梵善  
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寺

當是時宗社有志之流山林抱道之士聯鑣而迭出  
咸居名山大剎焉自古崇尚法門於斯爲盛章縫之  
士以釋氏爲世蠹請滅除之 上以其章示曇曇曰  
孔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  
必非真儒矣 上亦以佛之教陰翊王度却不聽  
上聞寺僧多行非法命嚴馭之曇但誘以善言諸群  
沙門汗染習俗實停教範或勸當痛治曇曰諺有云  
大林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祗益釋門之累耳事呈  
露者勿恕可也示衆春風浩浩春日遲遲黃鶯啼在  
百花枝箇中無限量消息許誰知語未既遽有僧問

曰心意識遏捺不住時如何曇厲聲曰是誰遏捺曇室中謂僧曰二六時無你啗啄分無你趣向分會麼僧罔措曇曰未明三八九難免自沉吟○自緣住報恩禪院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閣與寺皆鞠爲茂草之場緣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爲已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爲之易業於是施者四集緣乃於桃源夾河兩堤甃石建閣畢工未久而緣厭世矣洪武戊申三月一日早作無疾如平時索浴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爲惡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龕留

七日顏貌如生茶毘得舍利無算○惟則字天真俗姓費吳興人母夢異僧覺而有娠及誕異香襲人因名僧寶髻年出家受具遊方謁楚石琦千巖長無見覩無用寬等一十八人皆不契後聞匡廬無極源爲雪巖欽法嗣欽嘗命源曰子福薄不宜出世度人年已百歲獨坐茅菴終日不語則徑造之源亦無啓發後值源在厠上乃趨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擒住曰道道則於言下大悟但搖手而已源曰子有所得耶則遽答曰何得之有源曰子作道理耶則拂袖而出自此機鋒不可犯服勤月餘日益玄奧諸方畏



服久之掌藏鑰於靈隱後聞受葉師老病遂歸侍焉  
有誓不涉世之語四方學者日闐其門衆請開法海  
門千指圖繞道價日振洪武初徵天下高僧赴京則  
當首選俄以足疾賜還海上癸酉春示微疾一日侵  
晨告衆曰吾去矣侍者乞偈則厲聲曰平常說底不  
是耶遂瞑目而逝茶毘獲舍利無數頂骨牙齒舌根  
不壞○崇裕住圓通洪武元年移主阿育寺居五山  
之一領寺事者俱一時名德繼者頗難其人聞裕之  
臨少長咸悅香花遠迎者接踵於道時當仲冬風恬  
日妍天樂四聞萬口稱頌爭言見未曾有及其接引

未悟專指单提向上之功棒喝縱橫逢者膽落

西無盡祖燈禪師入寂

日溪咏  
法嗣

祖燈住天台上雲峰日與其徒修苦行以自給冬一  
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人  
多化之以勤勞修持爲急有以土田布施者則辭曰  
先佛以乞食爲事吾焉用此爲已酉春正月忽示微  
疾召弟子普饒繼其席二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  
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曰和尚正當  
此際何如燈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云還有  
不病者乎曰有曰何物是不病者曰阿爺阿爺燈旣

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衆皆無言燈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行矣侍者執紙求偈燈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授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火化異香襲人舍利不可勝計○永寧住麻蕓山戊申又退歸龍池已酉夏六月示微疾屬弟子裁紙製内外衣且曰吾將逝矣十七日昧爽起沐浴服紙衣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書畢側臥而化停龕七日容貌如生茶毘五色光現齒牙舌輪及數珠

皆不壞舍利無算烟到中林亦壘纍然生人競折枝取之至灰土掬取淘汰獲者亦衆門人各分餘骨與不壞者就龍池寺五所建塔藏焉○慧曇主天界遭際昌辰寵賚便蕃凡位居臣列被召必以名惟曇誥勅咸以大禪師稱前所未有洪武二年冬曇忽得瘡疾遂罷院事○洪武改元首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蒞天下名山杭之淨慈虛席僉欲起嘉興天寧力金主之金力辭退居同歸菴迎母以養已而有旨起金住大天界寺金至闕見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卽令内官送入院金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與



縉紳談論霏霏如吐玉屑至於勘驗學子務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充使聽者敬仰不置

庚戌白雲智度禪師入寂

無見頂法嗣臨濟世

智度居華頂庚戌春二月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衆堅留度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處州福林纔五日三月日忽沐浴易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遂擲筆而逝闍維得五色舍利及齒牙數珠等瘞於院西○善學住許溪光福庚戌院僧以官賦違期當徙虔州有司知學專任講道欲與辨析學曰吾爲主僧法當坐敢累他人耶遂

毅然請行或問故學曰宿業已定不可違也庚戌四月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寶金居五臺已酉燕都平庚戌詔金至南京見上於奉天殿且曰

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耳遂留於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世愚住

烏石洪武三年冬十二月畧示微疾召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

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

辛亥菴輔良禪師入寂

廣智新法嗣臨濟十八世

輔良住靈隱化緣旣周洪武四年正月日手疏衣衾

入公帑散交游及治喪歛之事顧謂左右曰翼日已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化闍維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火滅諸舍利珠圓玉璲將至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爲盡瘞骨歸雲塔中初良未告寂時以書屬後事於同門宗泐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泐留姑蘇謂良精神尚彊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良火化已數日矣良性簡直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兼修之未嘗少怠

○楚石梵琦禪師入寂

元叟端法嗣  
臨濟十七世

洪武四年秋 上以鬼神之理甚幽意先佛必有成說妙選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琦與夢堂噩等應召而至館於天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奏七月二十二日琦忽示微疾二十六日索浴更衣跏趺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置筆謂噩曰師兄我去也噩曰何處去曰西方去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琦震威一喝泊然而逝 上聞嗟悼時禁火塋以琦故特命開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粘綴遺骨疊疊然如珠弟子奉骨及諸不壞者歸海鹽建塔天寧塋焉壽七十五臘六十三○宗



泐住徑山洪武四年春 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薦法會於鍾山命天界寺力金總持齋事金尋以母老舉泐自代復還菴居泐遂住天界○初慧曇主天界以病謝院事庚戌春三月病良已夏六月廷議西域耒臣伏 上以彼域敦尚佛乘特命曇往曇承命卽日登途自浙聞之洋凡歷國邑布宣天子威德莫不聞而來歸辛亥秋七月道憇僧伽羅國其國王喜甚館於佛山精舍寅夜叅承令闔國臣民悉得瞻禮曇隨機開導咸蒙法益九月示微疾未幾沐浴更衣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跣跼端

坐夜叅半問曰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於四三曰日出矣怡然而逝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驚嘆築壇茶毘王與百僚送至壇下命比丘千餘旋繞誦諸陀羅尼時有白烟一道上燭於天薪盡火滅舍利無算舌根齒牙不壞乃收靈骨附葬其國辟支佛塔先是彼佛曾亦懸記今之開附適符其言

王洪武五年建廣薦法會

太祖卽位之四年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克塞下上吊奠靡至煢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若疚且謂洗滌陰鬱升涉陽明惟大雄氏之  
教爲然乃於冬十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  
詣南京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  
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五年壬子春正月十三  
日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啓 御撰章疏授  
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出午門賓龍輿中導至蔣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十五日將晏 上  
服皮弁服播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自迎佛以  
至望燎無不極其誠敬樂凡八奏首曰善世曲二曰  
昭信曲三曰延慈曲四曰法喜曲五曰禪悅曲六曰

徧應曲七曰妙濟曲八曰善成曲解嚴群臣趨出還  
宮時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貫月燭天良久乃沒○  
明德主淨慈時當元季戎馬紛紜逮入 聖朝德以  
耄年謝歸道場竹林菴壬子二月日示微疾戒其徒  
曰吾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  
火電光晝夜勤行母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  
茶毘勿令四衆衣麻而哭也言畢索筆寫頌一首泊  
然入滅壽七十九臘六十二火餘頂骨不壞舍利纍  
纍出灰燼中○智順字逆川瑞安陳氏子大父母精  
修白業既沒蓮花現門屏間父娶妻氏屢至哭子情



不勝哀乃塑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像頂有圓光  
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子及寤有娠旣  
生美質夙成然自少不喜畜髮脩然有塵外趣七歲  
出家稍長受具讀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游方習  
天台教觀久之嘆曰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即禦  
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走天寶山叅鐵  
闢樞樞授以心要順欲依樞而住樞叱曰丈夫不於  
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蠹殼中耶拂袖而入順下  
已過寮潛然而泣或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  
進之也樞聞笑曰吾知其爲法器姑相試耳乃延入

室踰月因如廁便旋覩中園瓠瓜觸發妙機四體輕  
清目前大地倏爾平沉亟上方丈求證適樞入府城  
順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  
合復自念非樞不足依洊走閩中見焉樞遙見喜曰  
我子今來也順舉所悟求證樞曰此第入門耳最上  
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曰汝可悉棄前解專  
於叅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閩奧矣順從樞言踰五閱  
月一日將晚叅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厲聲告樞曰  
南泉敗闕今已見矣樞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  
何物順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樞曰即今南泉在何

處順曰鷄子過新羅樞曰錯順亦曰錯樞曰錯錯順  
禮拜而退樞曰未然也乃披大衣鳴鐘集四衆再行  
勘驗順笑曰未吐辭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  
爲此一場戲劇耶樞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  
語一一詢順順一一具答樞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  
也久之分座說法樞歿順嗣住院事已而回浙尋返  
永嘉住報恩復入閩住東禪遷雪峰還溫潛居林泉  
王子懷渭主淨慈舉順以爲代順初不從繼而嘆曰  
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吝心哉乃振錫而往  
○寶金留天界壬子春正月旣望 上親行獻佛之

禮夜將半 勅金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寵賚優渥  
夏五月悉鬻衣孟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 上  
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關盡悟已成正覺  
之言時疾革不能請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  
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請曰和尚逝則逝  
矣不留一言何以暴曰於後世耶金曰三藏法寶尚  
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後三日茶毘獲五色  
舍利齒舌數珠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爲盡

癸丑無夢曇暉禪師入寂

曇暉隱居象山瑞龍剎室洪武二年 詔徵江南有



道僧而噩與焉館於天界寺旣奏對 上憫其年耄  
放令還山六年二月時噩年八十有九一旦無疾忽  
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  
華如風捲烟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亘今惟一性  
獨存吾之幻軀今將入滅滅後闍維煅骨爲塵不可  
建塔以累後世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  
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歛目危坐而逝○可授住龍華  
一坐十三春洪武六年遷中天竺行至錢塘江濱淨  
慈諸勤舊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  
吾屬獨不能耶帥衆邀居其位○智順赴淨慈欲大

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通者係累滿庭順爲出涕悉代  
償之洪武六年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闍  
維獲舍利無算○慧照住阿育九年退於妙喜泉上  
築室曰夢菴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  
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  
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崇裕沐浴更衣索紙書  
偈書已恬然化滅壽八十五夏七十茶毘牙齒眼睛  
及數珠不壞餘成舍利五色爛然○力金退居同歸  
菴洪武五年冬復建法會 大駕臨幸詔金闡揚第  
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六年

十二月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逼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一偈委順而化停龕六旬始行荼毘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設利羅無真觀者競取之而去

甲寅印原禪師入寂

中峯本法師嗣臨濟二十世

印原自明本記新所至皆以叢林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將入日本建立法幢原送至四明澄曰子能同歸以輔成我乎原曰雲水之蹤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卽攝衣升舟其後澄能化行遐邇者皆原力也原還日本歷主名刹洪武甲寅春正月日夜叅半召門

人謂曰吾今日逝矣爾等即龕瘞之母徇世俗行祭奠禮更可徧語諸剎舊弟子恪守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黎明賓朋候問起居應接如平常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輸來及至復曰吾塔已成惟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泊然入滅○李願謚字大猷姑熟人母陶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佛夜夢一比丘尼乘白鹿車抱嬰兒授曰此福慧兒也善視之旣而有娠生未逾月兒忽身熱如火不進乳母復夢前比丘尼持栗數顆嚼食之夢覺兒汗下如雨遂瘳年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授以記姓書兒曰



此有何義讀之將奚爲父大驚更以孝經一誦即能  
闇記稍長益駿發異常父嘗手書楞嚴圓覺二經逐  
卷取讀之力曰父母出家祝髮受具久之杖錫來南  
京謁慧曇於天界曇命爲侍者謂曰子才銳甚宜留  
意文學他日期子弘宗持教也於是獨坐一室竺墳  
魯典無不研窮尋命掌記戊申出世嘉興水西寺庚  
戌遷吳興道場未幾退居武康山中著觀幻子內外  
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癸丑冬還天界時宋濂侍  
上升武樓遙望禪林顧濂曰中有良僧乎對曰近有  
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 上曰其名謂何曰一

則願證一則證傳 上曰試取觀之濂因進證傳文  
一編 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所不及復問願  
證所著曰太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書遂遣中官  
召丁携證書至 上復覽如前喜曰論議甚高其鐵  
中錚錚者乎明日乃 召見謹身殿慰勞備至 敕  
吏部二僧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  
各二令中秘給書籍閉門習讀三月俟髮長勝冠然  
後蒞職後三月證有疾中使問疾者絡繹於道竟不  
起病將革時惟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 上  
深恩不能報爾遂口授其友草謝表表未終而逝

上夜夢證來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欹叩其家人服色  
正同因移棺槨中不正 上尤爲嗟異時甲寅春二  
月也壽三十七證傳即郭傳宇文遠會稽人與證同  
召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監令一日 上謂濂曰卿  
言楞伽爲達摩氏印心之經 朕閱之信然人至難  
持者心也觸物而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遷凝氷焦火  
經言操存制伏之道實與儒家言不異使諸侯卿大  
夫人咸知此縱未能上齊佛智其禁邪思絕貪欲其  
不胥爲賢人君子之歸濂對曰誠如 聖諭第其文  
學簡古義趣淵微宋臣蘇軾頗嘗患其難讀耳 上

曰此書生纏蔽文義之過也朕於宮中畧覽數過已  
悉領其大旨即 勅奉御取經示濂且點誦曰如佛  
語心品第一卷所言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  
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  
及相滅此三相者最爲微隱惟佛能究言之第四卷  
所言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先身轉勝  
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此言六度萬  
行互相融攝成菩提分皆繇般若成立尤爲深切般  
若心經金剛般若經皆心學所繫不可不講習也○  
可傳自得法於元長去棲范蠡嚴巖有虎一夕避去



杭之仁和去城東五里所其地當元季爲戰鬪之區  
聲無居人及歸我明遺民稍集往往好勇嗜利屠羊  
豕以成肆傳閭之托鉢行化有褚道真與金薌者首  
爲迎禮先是真夢異僧至其廬倡偈爲贈及見傳儼  
然與夢不殊真遂與薌日乞食饋傳且請右族共建  
精舍一區甲寅七月訖功名其菴曰圓應○普仁住  
智者禪寺一坐十五夏別築燕居於西麓曰潛菴將  
有終焉之志洪武戊申杭之中竺請仁住持仁欲往  
郡守從容問曰佛法有重輕耶曰否曰佛法旣無重  
輕師位寧有崇卑耶仁一笑而止甲寅淨慈虛席使

者自武林凡三至仁乃起而應之開法日黑白環聽  
者千人各挹深飲醴嘆咏而去○初無愍叅竺元道  
公請問狗子無佛性話纔開口被道一喝愍大悟通  
身汗下因呈頌云狗子無佛性春色滿皇都趙州東  
院裏壁上掛葫蘆道乃發笑曰恁麼會又爭得愍拂  
袖便出嘗謂同叅曰此事如魚飲水冷煖自知決不  
在語言文字上我輩若不遇這箇老和尚幾被知解  
埋沒一世公等設有把茆蓋頭當不忘所自出世住  
明州靈巖遷台之瑞巖示衆穩坐家堂因甚主人翁  
不識掀翻大海擲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

光燦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前後下語者多不辨學者方景從竟謝事入松巖松巖在萬山之巔人跡罕到愠至悉謝遣徒御但緘一書寄寺衆衆發緘乃退院上堂語也遂抵巖泣請還寺愠堅拒不允甲寅東夷聞愠名使者入貢中國兼奏請住持愠至南京以老病力辭上憫而不遣留處天界時學士宋濂遇休沐必訪愠劇談道妙是年冬歸隱鄞江丙寅七月日忽示微疾僧問疾者至愠惟力談禪病勉以祖道自重無一語及世間相索筆書偈云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端坐而逝

乙卯德隱普仁禪師入寂

普仁住淨慈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仁舊主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曰仁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可授居淨慈二載洪武八年八月日擊鍵椎集衆再三申精進之戒手撾鼓而退歸臥竹院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左右進觚翰請書偈授麾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連稱佛號至聲



漸微而寂茶毘齒牙貫珠不壞舍利光色晶瑩如金銀水精者徧滿於地懷渭自淨慈退居錢塘梁渚問道者接踵而至乙卯十二月日忽示微疾召門弟子屬以後事怡然而逝火化得不壞者三曰牙齒曰鉢塞莫曰室利羅渭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五萼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渭至稽首作禮願爲尼以相依渭舉大法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渭行未百步而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初晉義熙中有西域僧法愔至廬山

與慧遠結社已而來蘇以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之爲建淨壽院後改名萬壽元末天下大亂寺爲兵所焚洪武癸丑蒲圻魏觀來爲郡周視廢基蹙額言曰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屠不足以起之行中仁公乃寂照和尚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融堪爲人天師中興之責庶其在是乎遣使致書幣凡三往而後應之仁泊然獨居未幾遠近清修士魚貫而來仁曰可矣於是重興殿宇百廢具舉乙卯冬十月告成仁太息曰吾耄矣宜選春秋強盛者繼之乃退居松林蘭若勤舊合輿議延景璫繼其席璫字瑩中

接述

丙明叟昌禪師入寂

千巖長法嗣  
臨濟廿一世

明叟昌得法元長元至正己亥與弟子無聞聰結菴  
浦江縣東十五里其地曰花山菴名棲靜精舍晝夜  
以禪寂爲務洪武丙辰十月日一旦無疾辭衆說偈  
曰生本非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虚空片月說已端  
坐而逝昌歿聰繼之弗懈益虔

戊樸隱元瀟禪師入寂

元叟端法嗣  
臨濟十七世

元瀟住靈隱入院甫浹日左右請曰寺政實繁乏都  
寺僧司之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闢其  
萊蕪以食四衆儻以功舉其誰曰不然瀟諾之先是

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前主僧代  
之及現被選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縣列現過失縣  
令丞寘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鞫  
旣得實以瀟爲寺長法當緣坐移符逮瀟或謂瀟曰  
此三年前事爾况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訴可  
也瀟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主吏問曰現之犯  
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旣知當書責款以上瀟卽操  
觚如吏言尚書暨侍郎覽之大驚曰師當今名德也  
惡宜有是存審之瀟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陝西爲民  
聞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



此雖萬死不爲也。澹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澹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爲青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澹悅曰：「吾遺骸有所托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懺色。明旦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名泊然而逝。龕歛火焚，骨間舍利叢布如珠。○智及居穹窿，戊午八月示微疾。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茶毘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舍利交綴於上。○慧朗別號幻隱，台州項氏子。七歲患疽，置床上忽不見。已

而求得之，問其故曰：「頃睡中有四童子昇至此，無他也。」翼日疽愈，旣長出家，叅行端端，問東嶺來西嶺來，朗指草鞋曰：「此是三文錢買得。」端曰：「未，在更道。」朗曰：「某甲只如此和尚作麼？」生端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朗乃悟。肯久之，遂罄底蘊曰：「纔涉思惟，皆爲剩法。」出世五峯，戊午住靈隱。

宋東溟慧日法師往生淨土

天台宗

慧日住天竺前後二十五年。洪武改元，始獲謝事時有學僧伽奉詔入京，魚貫而見。日年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上親問以升濟沉湎之道，日備述其

故上悅顧衆謂曰邇來學佛者惟飽食優游沉埋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數召見字而不名及建鍾山法會請日說毘尼淨戒辭歸上天竺日修西土安養之學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華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始不遠乎至四日趺坐書頌合爪而寂壽八十九臘七十三藏全身於山之西峯日軀幹修偉眉長一寸餘其白勝雪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耄倪見日經行輒曰

我白眉和尚來也爭持香華以爲供養居嘗顏面嚴冷片言不妄發即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於誘掖後進色溫如春陽

辛酉萬峯時蔚禪師入寂

千巖長法嗣  
歸濟廿一世

時蔚住鄧蔚山三十餘年學徒奔奏示衆大凡叅學做工夫者先將平日所知所見人我和名盡情掃却然後將本叅話頭頓在目前行住坐臥時也叅著衣喫飯時也叅屙屎送尿時也叅靜鬧閑忙時也叅喜怒哀樂時也叅但於十二時中心心無間念念相續不忘這箇話頭須是大起疑情大疑即大悟不疑即



不悟悟即悟自本心明即明自本性古人云佛見法見是二種鐵圍山若有所見盡成其障所以證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此事不論根性利鈍即要信得及行得切時節到來忽然觸着磕着洞明大事祖師云我本求心不求佛法界元來無一物佛者覺也如何是覺因呵呵方知此語實無妄也且道笑箇什麼經云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然須如是須經大善知識爐鞴煅煉將來方可續佛慧命謹叅洪武辛酉正月十五日告衆曰吾今時節至矣大衆切莫遠去

二十九日忽沐浴更衣付囑曰如今已得須向山間林下鏤頭邊接引一箇半箇闡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高接貴輕慢下流逐利追名迷真惑道如今末法將沉汝等切須仔細復書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遂趺坐而逝塔全身於院西蔚一生清苦衲衣蒲履之外錙銖不蓄至於室中舉古驗今直截根源竝無剩語所有示衆法語等不肯留傳但曰從上佛祖言說句句朝宗言言見諦後學初機畧不聽從況吾區區杜田話柄乎悉付火燼門人記錄畧成文卷仍行於世得法弟子甚衆而無念

勝學者獨號能紹其傳云  
佛祖綱目卷第四十一 終



華亭居士王元瑞施刻此  
佛祖綱目第四十一卷計字二萬五千三百  
沙門夷白對  
崇禎壬申季冬  
會稽馬存預書  
業儒刻



廿七

三